

走出非洲

[丹麦] 卡伦·布里克森 著
缪弋 译

OUT OF AFRICA
Karen Blixen

铅华，直击人心
全世浮华中觅得一方心灵净土

走出非洲

OUT OF AFRICA

Karen Blixen

[丹麦] 卡伦·布里克森 著

缪戈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2N108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非洲/ (丹) 布里克森著; 缪弋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2. 12

ISBN 978-7-5613-6736-0

I. ①走… II. ①布… ②缪…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丹麦—现代
IV. ①I5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4462 号

走出非洲

(丹) 卡伦·布里克森 著 缪弋 译

责任编辑	焦 凌
文学统筹	谭轶菁
封面设计	瀚 情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6736-0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卡曼坦与鲁鲁

恩戈庄园	/ 3
一个土著小孩	/ 20
庄园里的狂暴斗士	/ 36
羚羊鲁鲁	/ 54

第二辑 庄园枪祸

枪祸	/ 71
策马走荒原	/ 82

第三辑 庄园来客

土风舞盛会	/ 95
索马里妇女	/ 106
庄园逃亡之夜	/ 116
朋友来访	/ 124
飞行记	/ 131

第四辑 一个移民的札记

野生动物互救记	/ 153
艾萨的故事	/ 155
鬣蜥	/ 158
法拉赫与《威尼斯商人》	/ 160
波耶马斯贵族的医生	/ 162
牛	/ 163
战时旅次	/ 166
“我不让你流逝，除非赐福于我”	/ 173
非洲鸟小记	/ 175
地震	/ 178
卡罗梅尼亚	/ 180
波莱·辛格	/ 183
奇事一则	/ 186
鹦鹉	/ 189

第五辑 辞别庄园

艰难岁月	/ 193
酋长之死	/ 204
山丘的陵墓	/ 212
变卖家当	/ 228
辞别	/ 243

第一辑

卡曼坦与鲁鲁

从森林，从高原，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恩戈庄园

我的非洲庄园坐落于恩戈山麓，海拔高达六千英尺。这片高地北部的土地方圆一百英里，赤道刚好在这上方横贯而过。白天，你与太阳的距离近在咫尺，你便会感到自己陡然高大了许多，清晨与黄昏都那么明朗静谧；而夜晚，你会觉得朔风凛冽、寒气逼人。

地理位置与地势高度巧妙地融为一体，造就出一片这世上绝无仅有的壮丽景象。这里的一切既不富饶，也不浮华。非洲就是如此——它是从六千英尺深处淬炼而出的——浓烈而纯净的精华。大地的色调，如同经过烧制的陶器一般干燥；而树木上悬挂着的叶片，轻薄而微妙。枝叶的形状与欧洲树木迥然相异，不是弓形或圆形的，而是层层叠叠地水平延伸。几株高树，犹如伟岸的棕榈，孤零零地兀立在那儿。那傲慢而又浪漫的气势，俨然一艘艘刚刚收拢起风帆的舟楫，威风凛凛。树林边缘凸现出的线条别具韵致，仿佛整个林子都在随之微微颤动。老荆棘树虬结缠绕，枝桠光秃秃的，稀稀疏疏地散布在辽阔的草原上。阵阵香气扑鼻而来，这是不知名的蒿草散发出的，类似于麝香草或爱神木的气味。有些地方的香气却异常浓郁，甚至能刺痛你的喉咙。然而，不管是草原上，还是原始森林藤蔓上的那些花儿，都给人以

凋零在即，星星点点，纤弱不堪的感觉——只是大雨季刚至时，一丛丛花朵硕大、香气馥郁的百合才在莽原上竞相盛开。你伫立于此，进入视野的所有景象，都变得开阔而辽远，都被赋予了伟大卓越、无拘无束与无可比拟的崇高感。

与你朝夕相处的这片景色里，你最难忘的还是天空。当你回首遥望在非洲高原度过的日日夜夜，你的心中会陡然升起一种感觉：恍若自己曾一度正是生活在云端。天空的颜色几乎不是浅蓝，便是紫罗兰。云朵大团大团地簇拥着，如薄纱般轻盈，变幻莫测，不断地在空中氤氲、弥漫、缭绕。蔚蓝的天空生机勃勃，将近处的山脉与丛林都涂上了鲜亮沉郁的蓝色。正午的天空活跃万分，时而像喷薄而出的滚滚岩浆，时而像静静流动的潺潺碧水，闪耀着，起伏着，光芒四射。它映照出的一切景物都被逐渐放大，变幻出奇妙的海市蜃楼。相对着如此高渺的天空，你尽可自由自在地呼吸。你的心境自由开阔，自信满满。如果你生活在非洲高原，那么，早晨一睁开眼你就会感慨：呵，幸好我栖身于此，这个我最应该驻足的地方。

恩戈山长长的山脊自北向南，蜿蜒绵长，一路延伸。它那四座山峰如王冠般肃穆庄严，似青黑色的波峰凝聚在青空中。恩戈山海拔高度八千英尺，其东侧高出周围的原野二千英尺，而西侧的山势却急转直下，险峻万分，猛地垂直跌入东非大裂谷。

高原的风，总是从北面和西北面吹来的。就是这股风，直下非洲海岸与阿拉伯半岛，人们称之为季风或东风——传说这是所罗门王最钟爱的坐骑。这里的大地一路延展向浩渺的天穹，颇有股与天庭抗衡的架势。恩戈山正面迎着季风，那里的山坡正是我停放滑翔机的理想场地。滑翔机乘着那儿的风势，冲向云霄，飞往山巅。云彩随着风飘摇不定，常常环绕在山峦周围，或静悬于

半空，或凝聚于峰顶，最终化为雨水，落进泥土。而那些飘浮得更高的云朵，自由自在地四处飘荡，最终在恩戈山西侧——大裂谷炙热的大漠上空消融殆尽。有许多次，我从自己的住处向远方极目眺望，眼神追踪着行进中的云层，它们的队伍是那么的壮大。我惊诧地瞭望着它们在空中翻滚游走，望着它们飘上峰巅，然后于蓝天深处消逝。

一天中，我庄园外的山峦会不时交替变换着它们的性格，有时候显得这么亲近，有时候却又那么遥远。暮色四合，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当你凝望着群山，你会发现，天空中，茫茫峰峦的轮廓好像被一条细细的银边勾勒了出来。然而，夜幕慢慢低垂，被磨平了锐利的棱角的那四座山巅，依稀变得柔和圆润起来，仿佛是由于山脉自己一路绵延的缘故。

登上恩戈山，放眼瞭望：南面，是广袤的平原，是野生动物聚居的地方，直逼乞力马扎罗山；而东面和北面，是平整的原野，像公园一般秀丽，远处山脚下还有大片的森林。吉库尤^①自然保护区高高低低，起伏不平，蜿蜒一百多英里后与肯尼亚山接壤相连——其间一块一块的玉米田、香蕉园和牧草地交相错落着，还有一丛丛的丘陵，而四处浅蓝色的炊烟袅袅升起，氤氲缭绕。而到了西面，大地的地势遽然下跌，横亘着非洲盆地——那里的景色如月球表面般干燥不堪。黄褐色的大漠星星点点地缀着小圆点——荆棘丛和弯弯曲曲的河床之间以一条条暗绿色的带子相连，那是含羞树的林带——树冠如盖，枝条四展，荆棘如针。这里是仙人掌的家园，也是长颈鹿和犀牛的故乡。

山野——当你深入其中——你就会发现它的辽阔深远、神秘

① 东非著名民族，分布在肯尼亚中部，人口约四百万，主要从事农牧业。

莫测、美丽如画，而且瞬息万变。有的峡谷深邃漫长，有的灌木丛低矮稠密，有的山坡碧草如茵，有的巉岩遒劲嶙峋，甚至有的山峰上还簇拥着茂密高大的竹林。我曾在那里野营过，据我所知，山中的清泉和水井也并不缺乏。

我在那里时，野牛、旋角大羚羊、犀牛等动物都在恩戈山群聚而居。根据土著老人的回忆，这里还曾有大象出没。所以，恩戈山区未能被全部列入野生动物保护区，不得不说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而被归为保护区的那一小部分，是以南峰上的灯塔标志作为界限的。不过，随着这块殖民地的日益繁荣，首府内罗毕发展成为大城市，届时恩戈山区完全可能被规划为美妙绝伦的野生动物园。我在非洲的最后几年里，每逢星期天，就会看到许多在内罗毕经商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进山，自由打猎。我想，那些大动物是穿过荆棘灌木丛和石质地带，远离山区，往南迁徙了吧。

在山峦的边缘或四座山峰上，步行并不艰难。那儿的草跟草坪上的一样短，灰色的岩石也大都风化了。环绕着山边，峰顶上下，有一条野生动物们踏出的S形小道。野营的一个清晨，我来到这里散步，沿着小径，我发现一群大羚羊刚刚踩出的脚印，还有尚在冒热气的粪便。我想，日出时分，这些性情温和的大家伙一定会来到山边，排成一长溜散步吧。你一定想象不出来，它们来这儿唯一的目的是俯瞰脚下的大地而已。

我们在庄园里种植咖啡。单从咖啡的生长环境来说，这儿的地势略微偏高。维持咖啡园，必须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可我们也未曾因此发过什么财。不过，它却足以限制你的自由，因为总有活等着你来，让你一刻都不得空闲，而你通常又往往会落后一步。

在凌乱荒凉的莽原上开垦出一片土地种植咖啡，按规矩悉心照料，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当我在之后的岁月里乘飞机飞越非洲

上空，由于我对自己庄园的地貌都很熟悉，所以每当我俯瞰这片土地，心中就充满骄傲——它于灰绿色的原野里静卧着，显得那么青翠、鲜亮。我才恍然大悟，人类的心是如何思考规则几何图形的。内罗毕四周的田野，尤其是城区北部，展现出了与之相似的丰采。在这里生存着的人民：他们所想、所谈、所做的，都是咖啡的种植技巧、修剪枝叶和采摘果实，甚至夜晚躺在床上，他们所思考的也是如何改进加工咖啡的设施。

咖啡并非一日能够长成，也并非如你想象中那样一蹴而就。在这段年青岁月里，你满怀着希冀，顶着淅淅沥沥的雨水，与庄园的帮工们一起，把一盆盆鲜亮嫩绿的咖啡幼苗从园圃里搬出来，再移栽到一排排湿润的土坑里——它们此后就会在这儿扎根生长。你还得到野地里砍些树枝，为咖啡苗搭个架子，遮挡阳光——因为幼苗需要在朦胧温和的环境里给予特别照料。四五年后，咖啡树才会开始结果。而在这期间，你或许会遇到旱灾、病虫害灾害，另外，那些顽强的野草会在田里给你制造麻烦——特别有种野生豆类，名叫“海盗旗”，外壳扁长、多刺，一旦不小心碰上就粘在你的衣服和袜子上。还有些咖啡苗，因移植不当而导致根部受伤，正要含苞待放时，却不幸枯萎凋零。一英亩地可以种植六百多株咖啡。在我那六百英亩的咖啡园里，耕牛在田间拖着耙犁辛勤劳作，坚韧不拔地来回走过上万英里的路程，耐心憧憬着未来予以的赏赐。

咖啡园里也时常会呈现出一派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刚刚步入雨季，咖啡花便盛开了。细雨绵绵，薄雾冥冥，垩白色的花朵，就像一大团层叠的云朵笼罩在六百英亩土地上空，光彩动人。咖啡花有一股淡淡的黑刺李般略带苦涩的香味。一旦咖啡豆成熟，园里就变得一片红彤彤的。这个时节，妇女和孩子们跟着男人一起，前来

采摘咖啡豆，然后再用四轮车或是两轮车吱吱呀呀地把咖啡豆拉到河边的加工厂去。我们的机器不能算上乘，但毕竟加工厂是我们亲自规划与建设的，所以我们对此格外珍爱。它曾经被一场大火烧毁过，后来我们又重新修建了起来。巨大的咖啡干燥器不停地转动着，咖啡豆在它的铁肚子里“啞啦啦啞啦啦”地翻滚，就像海滩的波浪冲刷着岩石。有时，在半夜里，若是咖啡豆干燥了，就需要立即从大罐里把它们取出来。那真是声色俱佳的时刻——大厂房里，点着许多盏防风灯，光线昏暗，蜘蛛网挂在各个角落，咖啡豆荚散落了一地。在灯光的交相辉映下，一张张黝黑的脸庞满怀期待、神采奕奕地围在干燥器四周。整个加工厂——你会感到——在这非比寻常的非洲之夜，就像一颗光璨耀人的宝石，镶嵌在埃塞俄比亚王的耳坠上。之后，咖啡豆要去壳、定级，手工整理分类，装进麻袋，再用缝马鞍的大针缝口。

最后，在天蒙蒙亮的凌晨，我正假装在床上睡觉，忽然听见吆喝声、四轮车的轱辘声、车夫的前后跑动声此起彼伏。一辆辆大车摆满装着咖啡豆的麻袋——十二袋一吨——每辆车由十六头牛拉着，沿着上坡路前往内罗毕火车站。而值得庆幸的是，它们途中的上坡路只有这一段，因为庄园的海拔要比内罗毕高出一千英尺。薄暮时分，我走到外面迎接归来的车队。牛已然疲惫不堪了，在空车前耸拉着脑袋，前面有一个小孩精神不振地引着它们行进。车夫们也累了，手里的鞭子拖在道路的尘土里，留下了一条痕迹。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咖啡在一两天内便能送往港口，海运出去。现在我们唯一期望的就是，在伦敦的大拍卖市场上好运能够降临。

我的六千英亩土地，除了种植咖啡，还有零散的一部分是天

然森林。另外，我把一千英亩分给了佃农，他们称之为“夏姆巴”^①。这些土著佃农，每人在白人庄园里占上几英亩地，然后每年无偿为庄园的主人劳作一段时间，以兹回报。但是，我觉得佃农们并不这样看待我们的雇佣关系，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甚至他们的父辈都在这里出生、长大，我想他们更愿意把我视为他们庄园里的高级佃农吧。在我的庄园里，显然的，佃农的土地更生机勃勃，且随着四季交替呈现出不同的景象。当你在踩得十分坚硬的小路上行走，两旁的绿色帷帐细细簌簌地发出声响，玉米长得高过了你的头顶，很快就可以丰收进仓了。田里的芸豆熟了，妇女们前来采撷、打壳，又将豆秧和豆荚堆在一起，就地焚烧。在一年的某些时节，你会看到庄园里四处有青烟袅袅升起。吉库尤人也会种植白薯。白薯秧子就似葡萄，像一张密集缠绕的草席那样，在地上蔓生。你还能在田野里见到各样品种的大南瓜，黄澄澄的，绿油油的，还夹杂着点点花斑。

无论何时，当你穿行在吉库尤人的“夏姆巴”间，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总是一位老农妇躬身翻地的背影，就如鸵鸟埋首于沙土一般。每个吉库尤家庭，都有几间圆顶的茅屋和粮仓。茅屋间的空地，地面如水泥般坚硬，却热闹异常。大人们在这儿忙碌地碾米、挤牛奶，孩子们则追逐着小鸡奔跑。在琥珀色的黄昏，我常常会在佃农茅屋旁边的白薯地里打野禽。扁嘴鸽在枝干高大、叶片如穗的树上咕咕地清唱。我的庄园起初还是一片大森林，这些树木是当年开垦荒地时留下来的，零散地分布在“夏姆巴”四周。

我庄园里，还有两千多英亩的牧草地。高高的牧草在这儿迎着疾风，如海浪般翻滚起伏。草地上，吉库尤小牧童们赶着他们

^① 斯瓦希里话，意即农田。

父亲的牛群。天气阴凉时，他们会随身携带着小旧柳条筐，里面装着从家里带来用作取暖的炭火，但有时也免不了会在草地上酿成火灾，给庄园牧场惹来灾难。干旱的年月，斑马和大羚羊常常会下山来光顾这片牧草地。

我们的城市内罗毕，坐落在群山距离庄园十二英里的一块平地上。城里有政府大厦和许多大型中枢办公室，人们就在这儿管理着整个国家。

一个城市不可能不影响到你的生活，但你对它的印象好坏与否倒并没有什么关系。根据万有引力在精神上的法则，它能将你的心吸引过来。夜晚，内罗毕上空的雾霭闪闪发光——我可以在庄园的某些地方眺望得到——它使我不禁浮想联翩，欧洲大城市的回忆接踵而来。

我刚来非洲时，肯尼亚还没有汽车，我们都是骑着马或驾着六匹骡子拉的两轮车去内罗毕的。到了城里之后，我们就把牲口安置在高原运输公司的马厩里。那时内罗毕还是一个混杂的城市——有富丽堂皇的石砖新建筑，也有一大片瓦楞铁屋顶的老商铺、办公室以及带长廊的平房。马路上尘土飞扬，两旁是长长的两排桉树。高级法院、土著事务部、兽医站，所有的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不过，那些政府官员居然能在这闷热黑暗的斗室中办理一切公务，我也对此钦佩不已。

但无论如何，内罗毕毕竟是一个都市。在这儿，你能买到东西、听到新闻，或是在饭店进午餐或晚餐，又或者，去俱乐部跳支舞。内罗毕生意盎然，它如流动的水，像被注入了生命力般在运动；它如新生的事物，在蓬勃地发展；它的面貌每年都不尽相同，甚至有时你远足打猎归来，都会感觉到它微妙的变化。新的政府大厦平地而起，这座阴凉的建筑金碧辉煌，里面有精致的舞

厅，秀美的花园；新建的大饭店和大型农业展览会，都令人印象颇深；万紫千红的花卉展览，也叫人流连忘返；本殖民地的准雅座剧社还时不时地上演小情节剧，为城市平添了几分情趣。内罗毕仿佛在对你说，“充分利用我，充分利用时间吧——抛开束缚，极尽享受！”一般来说，我与内罗毕很有默契，常常能理解对方。有时我驾车穿越城区，会突然有种奇怪的想法冒出来：没有内罗毕的马路，那这世界也将不复存在。

土著和有色人种移民的居住区，要比白人区大得多。

在通往姆萨依加俱乐部路旁的斯瓦西里区，以任何角度来说，都没有什么好名声。那是一个喧闹、脏乱、低俗的地方，整天都有乱糟糟的事情发生。那儿绝大部分的房屋，都是由敲平了的煤油箱铁皮搭建而成，表面锈蚀得深深浅浅，酷似珊瑚石。在那化石般僵固的结构中，文明精神一度兴起发展，如今却正渐渐消逝。

索马里区位于内罗毕的远郊，我猜想这与索马里人幽禁妇女的风俗有关。那时有几名容貌俏丽的索马里少妇——全城闻名——来市场街居住。她们聪慧而迷人，让内罗毕的警察头疼不已，因为，正经的索马里妇女是从不在城里抛头露面的。索马里区四面受风沙侵袭，无遮无挡，尘土飞扬。索马里人面对这般情景，大抵回忆起自己帝国的沙漠来。多少年来，甚至追溯到上几代，在这里居住的欧洲人，对于游牧民族无意将住宅环境建成的做法，是极为不满的。索马里人的房屋，杂乱无章地搭在光秃秃的地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用一堆四英寸的铁钉钉在一起的，极不牢固，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然而，奇怪的是，随便你进入其中哪一间，都会惊喜地发现里面竟如此干净清新，弥漫着阿拉伯熏香的香味。室内铺着考究的地毯，挂着精致的帘幔，摆着铜器，银器和锋利的象牙柄短剑。索马里妇女举止得体、文静端

庄、热情好客、乐观豁达，她们的笑声都如银铃般动听。我的索马里仆人法拉赫——在非洲期间始终与我在一起——常带我去索马里村作客，我感到十分放松舒服，有种宾至如归之感。索马里人的盛大婚礼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而我荣幸地作为贵宾，被引进了新房。墙壁和婚床上都挂有发光的古老编织物和刺绣。黑色眼睛的新娘，就像元帅的军杖，直挺挺地站着。她身披丝绸，佩戴沉甸甸的黄金与琥珀首饰。

全肯尼亚的索马里人都做牲口交易。他们在村里饲养了一批灰色的小毛驴作为运输工具，我在那里还见到过骆驼——大沙漠里傲慢又艰难的产物，像仙人掌一样，承受得住地球上的所有磨难。索马里人就是骆驼。

部落间可怕的冲突纠纷，是索马里人自己招惹的飞来横祸。就这一点，他们的感受和观点都与众不同。法拉赫属于哈布尔—尤尼斯部落，于是在纷争中，我自然站在了他们一边。某段时间内，索马里区的两个部落——杜尔巴—汉蒂斯与哈布尔—查奥罗——发生了大规模枪战，枪声四起，火光四溅，约有十至十二人死亡。最后，这场火并迫于政府的干预而终止。那时候，法拉赫有个同族的年轻朋友常来庄园看望他，名叫赛义德，是个很潇洒的小伙。当仆人们告诉我赛义德出了事，我实在表示痛惜。原来，那天赛义德去拜访哈布尔—查奥罗部落的一户人家，刚好杜尔巴—汉蒂斯部落一个怒气冲冲的族人从那里经过，往墙上随意地放了两枪。子弹穿墙而入，不偏不倚地打断了赛义德的一条腿骨。我向法拉赫对他朋友的不幸遭遇表示慰问——

“什么？赛义德？”法拉赫声嘶力竭地喊道，“赛义德也算是幸运了，可他为什么要到一个哈布尔—查奥罗人家去喝茶呢？”

市场街的大部分商店被内罗毕的印度人所掌控了。那些印度